

西北回漢豪族 (本文插圖刊第73頁)

馬家軍傳奇 (上)

馬世弘

青海馬姓多漢家郎

出生在西北，尤其青海姓馬的人，不信奉回教，一般人都有些奇怪。其實青海姓馬的人家有兩大族羣，一族信奉回教，另一族人則不信回教，這些不信回教的馬姓人家，在人數上比較少一些。

走進時光隧道，上溯到一千九百多年前東漢光武帝時，西域地方，羌人作亂，民不聊生，光武帝遣隴西（今甘肅省境）太守馬援，統兵征討，亂平之後，大軍東歸洛陽，軍中部份軍士，未隨軍東歸，留在原地，安家落戶，繁衍後代子嗣。這批留在當地的人羣中，多有馬姓人士，這些人就是後來青海馬姓人的祖先，他們都是漢家郎。

另外一批馬姓人家，他們是回教穆聖穆罕默德的後裔。隋末、唐初，大食（即阿拉伯帝國）盛興於亞洲西北之時，國勢直趨蔥嶺，移入中國，回教教主馬默特，遂隨而東來，佈教於中國西北各地，以後西北信奉回教的信徒，因為傳教主姓馬，大家就跟着姓馬了。這是西北回教徒多姓

馬的由來。

據史籍記載，大食為薩拉森帝國，是穆罕默德從叔奧瑪耶之後，立為奧瑪耶王朝，色尚白，中國人稱其謂「白衣大食」，是為薩拉森西帝國。穆罕默德另一從叔阿拔斯，其子孫與奧瑪耶朝有隙，自立為一派，為阿拔斯王朝，色尚黑，中國人稱為「黑衣大食」，是薩拉森東帝國，因此，回教有「白山宗」與「黑山宗」之分。

由上述記載，來看青海、甘肅的回胞，其裝束受了回教宗派不同的影響，一部份人頭戴白帽，另一部份人則戴黑帽，這與新疆同胞頭戴那種綉了花的小帽，維吾爾語名叫「禿巴」的，不分男女老幼都戴着的，在花樣上確有區別，形式都一樣的禿巴，與青海、甘肅等地的不同。新疆同胞戴的綉花小帽，尚保持着突厥民族的固有文化，看來特別顯眼。

回教傳入各有門路

回教傳入中國西北，先到青海西寧、湟源等地的回教徒，則由甘肅之甘州（今張掖縣）、涼州（今武威縣）、河州（今臨夏縣）移入。故青

海東部一帶，至今尚有甘州莊、涼州莊及河州莊等仍為同胞聚族而居之處。青海化隆則有一部份藏族以轉奉回教而稱為回族者。青海樂都、民和為原屬纏回之明時土司後裔及清光緒二十一年，以回亂而由甘肅永登縣移入。青海循化之回族，則來自甘肅之臨夏。此外尚有由蒙古人或滿人改奉回教，而成為回族者。此種回民，務農者少，經營商業及從戎者較多。

青海另外尚有一種撒拉族，是回族的別支，現任循化及化隆兩處，生性蠻悍，少與外界接觸，至今多不識漢語。其族何時移入青海，無從查考，但據傳說：宋、元之際，有阿拉伯撒拉族人約百人，不事生產，慣以盜竊為生，土人甚苦其擾，眾議驅之出境，教長憐之，予以沙土一握，並示之曰：「爾等可東行，如能覓得與此沙土顏色，比重相同之處，即據而為爾等安居之地可也。」撒拉族人從其言，卜居於循化之街子工地方，後漸擴充為八工，散居於循化、化隆之環城沿河等處，俗稱為「撒拉八工」（工者族羣也），八工即街子工、蘇子工、查家工、清水工、孟大工、奈曼工及張爾工等。

唐時回教傳入中國，有南北二道途徑。南道由阿拉伯人首先傳入。阿拉伯人對中國通商最早，唐宋海外貿易正盛，廣州、泉州、杭州、揚州等都是通外洋的國際碼頭。阿拉伯波斯商人，往來此間，有久居不歸的，遂落籍成爲中國人民，這是長江以南沿海各地回教的來源。

西北的回教，由唐以後到宋朝代宗時，自天山南北傳入長安之大食兵所傳入。據考證，大食兵居留中國者，爲宋代回回之起源。有人說：西北的回教，即唐時的回紇，這種說法，與史實不符。回紇助唐平定安史之亂，其人留河西不歸，並建牙行於甘州（牙行乃居間買賣的商行），歷史上誠有記載。但當時西域佛教勢力大，回教傳播，並未深入，同時西夏、吐番都是虔誠的佛教信徒，回紇也雜奉佛教、景教、摩尼教及祆教等教。伊斯蘭教的勢力，那時尚在阿富汗以西，所以西北的回教徒，決不是唐宋回紇的後裔，可以斷言。

回教徒被認作回族

西北回教的興盛，應在元代以後。元世祖西征，西域臣服，色目人（指欽察、唐兀、乃蠻、畏吾兒等共三十一種），來中國有的作官，有的帶兵，元史所載，歷歷可考。這些人十、九都是信奉回教的人。元人搜刮中國人民及工匠，一省之內，常達幾十萬人，這些人或隸蒙古，或隸色目。隨蒙古的後來化爲韃靼，隨色目的後來化爲回教徒。

雲南的大理、昆明，也有回教徒數十萬人，

亦元世祖征大理時所傳入。元時雲南行中書省，其平章政事（省長）賽典赤瞻、思丁，即阿拉伯人，他們的軍隊大約都是回教徒。

回教徒勇武好戰，居官越高，統兵越重，而部屬同化的也越多。蘭州、西寧、寧夏是中國的邊疆，駐軍最多之地，所以回教徒特別多。

甘青地區，對信奉伊斯蘭教的人，稱爲「回回」。回回是宗教的名詞，並非種族名稱。指回回爲回族，實在有錯誤。這種錯誤形成的原因，一爲回教教旨，同教爲友，異教爲仇，「天下回教都一家」，因了信教和生活習慣的不同，遂與教外人士逐漸形成隔閡。一爲教外人士也不明回教真象，大多不願接近；滿清政府爲便於統制，不惜故意分化，製造糾紛，回教與外教就儼然形成了兩個壁壘。民國成立，提倡「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藏五族共和」，把回回認作種族名稱的大錯，更至此而確立。

實際全中國的回教同胞，除了纏回，爲突厥的別支，哈撒克是蒙古人以外，大部份的漢回（東干回）都是信奉回教的漢族。過去人們對那種錯誤見解的辯正，在整個中華民族的團結上有很大的意義。

中國回教宗派繁雜

伊斯蘭教內部的宗派，非常複雜。相傳自穆聖逝世後，其門徒因「哈利發」繼承問題（哈利發是回教教主之稱呼，本爲繼承者之意。穆罕默德死後，其妻赫底徹父阿布伯克承繼其遺業爲回教國主）。分爲白衣的「筭尼派」和綠衣的「

十葉派」。白衣派勢力最大，信徒中對於可蘭經及穆聖遺訓的解釋不同，日久又分成四大宗派：一、阿伯哈尼佛派。二、沙斐爾派。三、馬利克派。四、韓伯力阿罕穆德派。這四大宗派在中古時代，由阿拉伯通行於世界，現在盛行於中國的爲阿伯哈尼佛宗派。沙斐爾宗派，亦盛行於新疆。

中國回教宗派的發生，由於地理環境及習俗的相傳而起。清乾隆時，河州（今甘肅臨夏縣）人，花寺大爺馬來池，隨州（今甘肅武都縣）人，官州大爺馬明新，因宣傳教義不同，各主一端，於是也分成兩派，日久又形成了六個門官（即教派），分別是：一、哲何林也。二、虎林也。三、嘎的林也。四、庫不林也。五、沙子林也。六、塞嘎落俄落也。以上六派通稱舊派。此後又新成立三派：一、閣的穆。二、愛何里遜。三、西道堂。以上三派無所屬門官，但前六大門官，同屬於阿伯哈尼佛宗派。

西域的回教徒大量來華，是因元世祖重用回人，於是回教徒才遍及中國各地。

回教的祖先馬默特

新疆天山北路，元時本屬蒙古察合台汗國，其人民多信奉回教。明中葉時，回教穆罕默德的後裔馬默特，諭慈嶺東來佈教，得到喀什噶爾汗（居今新疆疏勒及疏附縣）的信仰，於是回教勢力逐漸興盛。往後喀什噶爾部又以兵力平定南疆各部，回教勢力更形擴張，遍及天山南路，回教領袖逐漸代察合台後裔的地位，握有天山南北路

的政教大權，天山南北路通稱回部。

明代中國的回教也分爲白山宗與黑山宗兩派（俗稱白帽回與黑帽回），各承師說，互相攻擊。清初，準噶爾酋長噶爾丹助白山宗，攻破黑山宗，盡捕元裔諸汗，隨後回部遂爲蒙古準噶爾部所併。至乾隆時，準、回兩部均被清室平定。

西北的回教徒雖被清室平撫，但穆聖的信徒馬默特的後裔，馬罕木特（馬默特的曾孫），始終以白山宗教主的身分傳佈回教，後世信奉回教的人，也多改姓爲「馬」，這是西北青海一帶回教馬姓的由來。

西北青海等地區，回教姓馬的人特別多，俗話說：「十個回回九姓馬，剩的一個不姓哈就姓沙。」

西北青海等地的回教教主姓馬，教徒爲什麼很多人也都跟着姓馬呢？這似乎與史記、五帝本記所說：「昔少典娶有嬌氏女，而生黃帝和炎帝。」又說：「黃帝生於壽丘，長於姬水，因以爲姓。」少典族人原居住在陝甘交界處，與有嬌互通婚姻，生下黃帝和炎帝。黃帝居姬水，以後就姓姬，炎帝居姜水，以後就姓姜。我穆聖的後裔馬默特傳佈回教，教徒跟着姓馬，這與黃帝居姬水，姓姬，炎帝居姜水，姓姜，有不謀而合的道理吧？又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姓釋，佛教信徒很多也都改姓釋，這是宗教信仰上的執着，想別無他義。

馬姓回族發皇探源

中國西北馬姓回族的宗源，概可分爲三大勢

力系統：一爲崛起甘肅河州的馬占鰲、馬安良父子。一爲發皇青海的馬海晏及馬麒、馬麟與其子馬步青、馬步芳三代。三爲寧夏馬福祿、馬福祥與馬鴻賓、馬鴻逵父侄等人。

近代西北馬家豪族，多是在董福祥的維護下成長茁壯的。董福祥甘肅固原縣漢人。清咸豐十一年（一八六一年），陝甘兩省發生回民動亂，以回教的新教首領馬化龍聲勢最大，以金積堡（今寧夏金積縣）爲根據地，分遣徒衆到處擾亂，民不安生。清廷命左宗棠率軍平亂。亂平後重受左宗棠的招撫，爲左軍前鋒，追隨左宗棠轉戰甘肅及新疆，積功授官至提督及太子少保，成爲以後安定西北地方的一股力量。在陝甘回亂發生的混亂過程中，地方民間人士，爲求自保，亦出現許多豪強勢力，其中除以董福祥的勢力及影響力最大外，回民中以馬占鰲、馬安良父子，馬海晏、馬麒、馬麟父子及馬福祿、馬福祥兄弟以及馬子貞將軍等，趁機崛起。他們在以後的數十年間，對於甘、青、寧的政治與軍事，影響很大，茲將這些豪強勢力的成長經過，概述於後：

一、崛起於甘肅河州（今臨夏縣）的馬占鰲、馬安良父子。

馬占鰲原是回教地方上的一個大阿訇，他與青海的馬海晏，寧夏的馬福祿各成一股勢力，各代表一個派系，而他們幾人對以後西北各省政局，舉足輕重，曾發生很大的變化。

當馬化龍在金積堡作亂時，甘肅河州地方因回教新舊教之爭，發生動亂，參與者爲馬占鰲、馬海晏、馬永貴、馬悟真等四大頭目。這批人初

由教爭，轉而合兵反清，推馬占鰲爲統帥，佔據河州。陝甘一帶反清義旗林立，寧夏金積堡馬化龍部的聲勢尤爲浩大。左宗棠軍擊敗馬化龍後，轉移目標，大舉進攻河州。馬海晏時年三十三歲，正年富力強，爲馬占鰲軍中主將，憑憑占鰲不與左軍妥協力主率部前往迎敵，於是在清同治十一年（一八七二年）二月，由馬海晏率敢死隊三百餘人，在臨夏太子寺奮勇迎敵，左宗棠軍初戰失利，死傷慘重，幾全線動搖，潰退至洮河一帶，馬海晏並擄獲左宗棠軍大批軍械。據田炯錦教授的說法，此次馬海晏戰勝左軍，他用的是「黑虎偷心」戰術，趁黑夜潛入左軍心臟地帶，佔據三個據點，以鎗聲爲號，與埋伏部隊裏迎外合，凱奏其功。

馬占鰲、馬海晏初戰告捷後，本擬趁左軍敗北，繼續進擊，馬占鰲認爲金積堡馬化龍已被摧滅，馬軍勢孤力單，衆寡懸殊，力主接受左宗棠招撫。馬占鰲遂派其子「七五」等人，於同治十二年（一八七三年）三月，抵達寧定，晉見左宗棠，獻軍馬五十四匹。七五等到了左軍大營，態度鎮靜，對答如流，使左宗棠大爲驚奇，遂賜名爲「安良」（馬安良原名叫七五），令其返回河州後，敦促其父馬占鰲來見，並囑萬勿恐懼。

左宗棠於同年七月，由寧定進駐蘭州，馬占鰲、馬海晏等人，奉獻梅花鹿一對，從河州前往覬左，並以紅綢一幅，橫幅上寫着「天下太平」四個大字，掛在兩隻鹿角之間，繳交武器，馬匹作爲請降禮物，獲得左宗棠激賞。馬占鰲向左宗棠求得招安後未久，因體表引退，由其子安良

憑藉其父遺留的部衆，對平定地方變亂，立功不少，卒成爲清末西北回教將領中官階最高，勢力最大的風雲人物。

解決紛爭安定力量

馬安良爲人深沉幹練，作戰勇敢，隨董福祥平定甘肅各地叛亂。成爲自清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年）董福祥逝世後，解決甘肅民族、宗教各種紛爭之安定力量。

庚子之役，因以驅逐洋人爲號召，董福祥應召親率回漢主要將士入京勤王。慈禧太后挾光緒帝西奔時，董率其所部護駕，歷盡艱險，得以安抵西安。和議告成時，清太后召集隨駕文武大員，宣佈和議條款內容，讀至某些文臣武將須依條款所議誅戮時，董福祥之名亦在其中，董遂率其部衆，星夜返回固原。清室無奈，乃通知八國聯軍有關各國使節，謂董逃亡，緝捕不得了事。

董福祥回固原後，避居山宅，仍擁有部份部衆。他的漢族部將張行志，被任爲陝西提督，駐節固原，回教部將馬安良爲甘肅提督，駐節張掖。當時地方當局遇有種族及宗教等重大問題，亦常請董福祥出面解決。

民國成立後，陝西提督改爲隴東護軍使，派張行志充任。甘肅提督改爲河西護軍使，派馬安良充任。但馬駐紮蘭州，未就河西護軍使，其部衆稱爲西軍。

民國三年春，北洋政府派張廣建爲西北籌邊使，張率軍入甘後，其部屬與馬安良之西軍時起衝突，適悍匪白狼由豫竄陝，侵入甘肅南部，蘭

州震驚，張、馬衝突，始得中止。白狼竄入隴南後，與張行志部將馬國仁作戰，白狼所部受創甚重，馬國仁亦陣亡，此時北政府派趙倜馳援，白狼始逃竄敗亡。

白狼部敗走後，馬安良復深感不安，乃移駐河西，避免與張部磨擦。

經過數年之後，馬安良逝世，北政府裁撤河西護軍使，以馬安良之長子馬廷勳爲涼州鎮守使，以張廣建部吳桐仁爲肅州鎮守使。自那時起直至民國十四年馮玉祥部劉郁芬入甘，河西甘州、涼州一帶富庶之區，仍由馬廷勳控制。馬廷勳橫征暴斂，民衆十分怒憤，劉郁芬亦想乘此機會，除去馬家在河西的勢力。恰又在此時（民國十七年三月）劉的參謀長楊光遠因公赴陝，被反國民軍之回民楊老三殺害，劉認此事爲西寧及涼州馬家軍的陰謀，尤其懷疑馬廷勳，乃謀予以剪除。民國十七年夏，西寧方面素與馮軍接近的周希武、朱繡等人，因公赴蘭州，行至青海東部老鴉峽蓮花臺，兩人同時遇害死難。這件事發生後，更使劉郁芬深疑馬家軍。

周希武是甘肅天水人，由湖南都督譚延闓的表弟黎丹，將其介紹給馬麒，馬麒待爲上賓，參與青海的軍政決策，甚獲信任。朱繡是青海湟源人，常訂閱一些天津出版的益世報和上海的申報，對國內外時事，甚有見解，也是由黎丹介紹馬麒爲幕賓，經常充當馬麒的外交使節，曾到曹錕、吳佩孚及馮玉祥等處活動，死難時年才四十一歲。

恰又在同時，劉郁芬接到涼州方面的密報，說馬麒、馬廷勳與奉軍勾結，正在進行組織討馮

的活動，這又加強了劉解決西北馬家勢力的策謀。這時河州西鄉發生伊斯蘭教新舊教之爭，兩派教徒相互殘殺。過去這類教爭，省當局輒請馬安良出面化解。此次糾紛劉郁芬認爲隴上八鎮，已剪除六鎮，所餘寧海鎮守使馬麒與涼州鎮守使馬廷勳，尙未傾心歸順，劉郁芬認爲制服二馬，必先攻佔其老巢河州，促其就範，遂任命部將趙希聘爲河州鎮守使。趙就任後，欲憑藉武力，來調處教爭，捕殺了幾個教爭的首要份子，因而激起當地羣衆的反抗，羣起向河州馮玉祥軍進攻。

尕司令馬仲英復仇

趙希聘捕殺河州教爭首要份子時，馬麒之侄馬仲英的父親馬寶，遭趙鎗決。馬仲英時在馬麒手下任一營長，聞噩耗悲憤不已，聲言國民軍殘殺河州回民，與其勢不兩立。於是西寧糾合七人，攜帶鎗支，馳往循化，奪取縣府公款和警察武器，並打開監獄，放出囚犯，裹脅徒衆，向河州進發。在途中遇馮玉祥軍某部運送軍火過境，全被馬仲英截獲。沿途又極力策動回漢及東鄉撒拉各族人民羣衆，多達三千餘人。另有馬麒寧海軍的青馬隊，亦嘩變參加，組成「黑虎吸馮軍」，馬仲英自任總司令。馬仲英時年僅十七歲，民間都稱其爲「尕司令」，（尕者小也）。當時西寧出現街頭藝人，懷抱筒鼓，以「道情」歌詞，讚敘馬仲英，詞云：「尕司令馬仲英，一心要打河州兵，那一個不聽尕司令的命，先殺營長後殺兵」。馬仲英往河州去報父仇，青海全省民間，都知道這樁事情。

馬仲英由西寧直撲河州，與趙希聘一接觸，趙即戰敗，退守城垣，向劉郁芬請援。劉調大批軍隊，同時向河州進攻，因回民勇敢阻截抵抗，使劉軍頗有損失。馬仲英亦因死傷慘重，退守河州西鄉。兩軍作戰期間，河州城關回民萬餘家之住屋、商店及清真寺，多被趙希聘縱兵焚掠，使回民對馮玉祥之仇恨加深，誓死抵抗。

當馬仲英進攻河州時，馬廷勳的叔父馬國良在河州家鄉大河峽病死，馬廷勳回鄉奔喪，並想取得劉郁芬的同意，與馬騏協力撲滅戰火，以免生靈塗炭，由馬國良之子廷斌報告趙希聘，願以發動議和誘擒馬仲英。此種舉動反使劉郁芬大起疑心，認為馬仲英的反對馮軍，是受馬廷勳的指使。

馬廷勳企圖以開和會的方式，誘擒馬仲英的陰謀，被馬仲英識破後，在盛怒之下，立刻進攻馬廷勳。馬廷勳聽到馬仲英進攻他的消息，急調所部撒拉族兵士三千人來河州防護。當時飽受戰禍的河州西鄉民衆大起驚惶，四處奔逃。且紛傳馬廷勳造反，撒拉兵已開始進攻河州，一般民衆又誤認馬仲英和馬廷勳混在一起造反。此時劉郁芬也以為馬廷勳若無反意，為何久留河州不返河西？

馬廷勳離開河州，才回到河西地區，劉郁芬即密調防守河州的兩個旅，由其部將張允榮統率，分南北兩路，突襲蘭州與涼州之間的重要據點永登。永登守軍人數僅二千餘人，倉卒被襲，突圍逃至山地八堡。張允榮遂即直驅涼州，並將馬軍殘部在沿途各地潰散者，盡行撲滅。

當在涼州事變爆發之際，馬廷勳之弟廷賢，因痛恨劉郁芬焚毀其在河州的住宅，乃糾合萬

人與馬仲英合作，進攻河州南鄉，並破壞河州至蘭州公路交通。劉郁芬一時無法應付，又急將調赴涼州的軍隊，調回防守河州。馬廷勳一見劉軍調離涼州，乃收集殘部反攻。此時涼州城內只有新招募的數百新兵，馬廷勳反攻時，很快即被攻破。馬廷勳攻下涼州後，打鐵趁熱，復攻永登，時劉郁芬所謂孫連仲軍，適時趕到，馬乃退出永登，於民國十七年八月中旬被迫退出涼州，而涼州一帶的戰事，於同年秋天暫行平息。隨後孫連仲即奉命調至青海任青海第一任省主席。

涼州方面的戰事雖暫告平息，而河州方面的戰禍，反更擴大。當馬廷賢起事之初，痛恨其兄廷勳處事優柔寡斷，又恨馬廷斌出賣自己族人，討好劉郁芬和趙希聘，乃首先進軍他的家鄉大河峽，焚毀其住屋，並將其兄窖藏金銀挖出，分散給部衆，以示決心。馬仲英認為廷斌較其兄廷勳有出息，乃與之合作，共同對馮玉祥軍作戰。

兩馬在河州與馮軍相持甚久，戰況亦甚慘烈，人民的村落多受兵燹，饑民流竄，遺屍塞途。當時馮玉祥正由河南進軍山東，忙於擴張地盤，對河州亂事，無暇顧及，乃派寧夏回軍馬鴻賓，至蘭州協助劉郁芬與馬仲英等談和。劉本無意談和，時間拖了近兩個月，張作霖的奉軍退出關外，北方戰事停止，馮玉祥即大量派兵入甘，進擊河州東鄉、西鄉回民聚居之地，殺傷亂軍及民衆數千人，河州亂事在馮玉祥的大軍高壓下，乃暫平息。

馬廷勳在涼州招致失敗後，逃離甘肅，打算至南京投效中央，中途被馮玉祥攔截，十九年中原大戰時，被馮騙至豫西，將其殺害。至馬廷斌

由河州逃至隴南，擾亂地方，被駐川甘邊區之川軍，以解救民衆災禍為號召，進軍將其擊潰，馬占鏊的勢力，至此全被馮軍消滅。

逼上新疆入俄失蹤

馬仲英在河州失敗後，由渭源、洮州至甘南拉卜楞藏區，接着又到青海循化縣屬保安。當時馬仲英已走到窮途末路，凡所經過之村鎮，拒不迎接者都要遭到洗劫。因此，他率衆抵達黃河南岸的貴德縣時，有當地紳商甚至馬騏的寧海軍駐軍等，前來迎接，從而避免一場屠殺。馬仲英率徒衆渡過黃河向西寧進發時，當時的青海省主席孫連仲，請馬騏出面招撫，馬騏即派馬麟前往聯繫，雙方在中途拉鷄山谷中相遇，馬仲英首先開槍擊中馬麟的坐騎後腿，馬麟深感招撫不成，返回西寧。孫連仲便派出軍隊迎擊，經過一陣激戰，雙方均有傷亡。馬仲英發覺西寧早有準備，遂轉赴湟源。湟源縣商民聞風恐懼，即組織武力守衛城關。適正是農曆正月初五，馬仲英搶佔湟源城北山頭，以強勢密集火力攻擊城埠，殺聲震天，激戰通宵。守軍騎兵旅長馬步元，遂將城門打開，放馬仲英部隊入城。馬仲英入城後，痛恨湟源商民，拒人不納，頑固抗拒，便屠城洗劫，民衆被殺者，男女老幼達八百多人，重傷一千餘人，寫下青海史上罕見紀錄。

馬仲英尚未進湟源城之前，守軍馬步元向馬騏在電話上口頭保證：「回漢合作，決不貽禍家門」。馬仲英屠城後，圍剿援軍尚未到達之前，馬就從湟源倉皇北走大通。事後馬騏派代表召見馬步

名人名聯集粹(十一)

●劉兆田(總統府國策顧問)

西北望神州，萬里風濤接瀛海；

東南留勝蹟，千秋豪傑壯山河。

開國元老，詩人書法家。于右任於民國五十三年去世，以其生前撰有自輓歌，氣勢萬千，歌詞悲壯。詞曰：「葬我於高山之上兮，望我大陸；大陸不可見兮，只有痛哭。葬我於高山之上兮，望我故鄉，故鄉不可見兮，永不能忘。天蒼蒼，野茫茫，山之上，有國殤。」他死後政府秉其遺志，葬於台灣最高峯玉山之頂，置有銅像，並鑄上一聯。

于今百草承元化，

自古名山待聖人。

這是于右任題於四川青城山古寺之聯。西蜀山水有所謂：「青城天下幽，峨眉天下秀，劍閣天下雄，三峽天下險。」故天下名士遊西蜀，必遊青城。

紅顏知己，曠代難逢，可憐魔劫重重，萬古和流新血淚；

白日盟心，它年有約，太息恩情渺渺，三年永繫舊精魂。

汪精衛與陳璧君結婚後，遇女子方君英，為陳所妒，自盡。據說汪復遇一有夫之婦，酷肖方女，陳終憐而默許此一情緣。該女名施且，汪死，施遂遁入空門。上聯是汪為輓方女所作。

稻、梁、粟、黍、稷、草無非雜種；

馬、牛、羊、雞、犬、豕盡是畜生。

毛澤東長湖南農民協會，名士葉德輝，平日好為遊戲文字，乃以此聯辱之；據說毛得勢後

，於湖南長沙公審葉某，侮而殺之。

元，商談善後事宜，馬自知罪難逃，舉槍自殺。

馬仲英從大通取道豐源，進入河西走廊，馬麟曾率部從後追擊。其目的在驅馬仲英出境。馬仲英到了河西走廊，不見容於堂兄馬步青，復遠走寧夏，到了寧夏又不見容於侄兒馬鴻逵，於是決然脫離馬家軍的勢力範圍，而奔綏遠。在綏遠成立騎兵第三十六師，自任師長，然後率部再回河西肅州(今酒泉)。時金樹仁在新疆哈密地區辦理改土歸流，激起回民反抗，哈密警備司令兼專員堯樂博士，經回民推舉，欲赴南京請命，途遇馬仲英，馬經堯樂相邀，乘機進入新疆倒金。

馬仲英在未進新疆之前，馬步芳恐其坐大，對自己不利，曾率部翻越祁連山，突襲張掖，激戰後，馬仲英敗走出關。當時馬仲英對馬步芳十分痛恨，咒罵道：「馬步芳沒天良，逼得老子上新疆一，以表示憤怒。」

馬仲英進入新疆後，圍攻哈密，破巴里坤(今鎮西)，進攻七角井，大敗金軍，迪化(原名烏魯木齊)震動。金樹仁急調伊犁張培元的屯墾部隊東下剿馬，馬仲英戰敗，退回甘肅。

民二十二年春，馬仲英率部再度入新，進至七角井時，迪化發生政變，金樹仁被逐，盛世才取而代之，以後盛馬兩人繼續在新疆角逐。時張培元因不滿盛之代金，亦參加反盛，不斷予盛打擊。張培元公開反盛後，馬仲英曾一度進攻迪化，佔據迪化東郊機場及電臺，盛的情勢十分危殆。時蘇俄忽然出兵援盛，馬仲英由勝轉敗，所部退至南疆喀什，史達林復派人甜言蜜語，誘其棄軍入俄境，從此沒有下落。(未完待續)